

紐正式外交關係乃由是中止。此事曾引起紐國一般人民的怨恨，有識之士遂開展中紐民間的交往。穆爾敦曾來我國訪問過，對我國上下一心為共同目標努力奮鬥的精神，表示非常欽佩。前工黨政府拒絕發簽證予我國童子軍代表、游泳選手等事件，均為穆氏在國會內外猛烈抨擊。穆氏當選總理後，曾不斷的重申，紐西蘭政府將允許中華民國的體育代表隊前往訪問。因此，今後中紐的實質關係或將有所改善。

穆爾敦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廿五日出生在奧克蘭，現年五十四歲。他苦學出身，精研會計學，一九四六年曾獲倫敦會計師學會頒贈之「萊弗休姆獎金」(Leverhulme Prize)，為在英國之外獲得該項獎金之第一人。穆氏曾任會計師與講師，一九六〇年進入國會，曾任財政次長、觀光暨宣傳部長、財政部長及副總理等職。穆氏愛好板球，並為一業餘的園藝家。他已婚，有一子二女。

# 黎巴嫩內戰之分析

石樂三

## 一 前言

在八個月內戰中，黎巴嫩已遭受有史以來未有的浩劫。截至十二月十四日為止，死亡人數幾達五千五百名，負傷的約計一萬一千五百名。①素有「中東瑞士」之稱的貝魯特，如今已變成一個最為黑暗的都市。當十一月廿三日黎巴嫩獨立紀念的前夕，總理卡拉米(Rashid Karami)曾以悲憤地心情向全國宣布說：②

「黎巴嫩正面臨崩潰的邊緣，我們已經達到了零度甚至零度以下的危機。倘若伊斯蘭教(回教)寬恕屠殺，那麼，我將不願做一個穆士林(回教徒)了，倘若基督教允許謀殺，那麼，我將要反對基督教的。」

當前黎巴嫩局勢如此嚴重，其內戰究竟是否能停頓下來？未來的局勢又將如何發展？本文特就政治宗教背景及實際情況，作一分析。

## 黎巴嫩內戰之分析

註① Australia backs Malcolm Fraser, *Scm Post*, Dec. 15, 1975.

註② Australia's unhesitating verdict, *The Times*, Dec. 15, 1975.

註③ Judgement day for Australia, *Scm Post*, Dec. 12, 1975.

註④ *The Times*, Dec. 15, 1975.

註⑤ Australia: Hard Turn to the Right, *Time*, Dec. 22, 1975.

註⑥ Labour Party swept from office in New Zealand landslide,

*The Times*, Dec. 1, 1975.

*The Times*, Dec. 13, 1975.

註⑦ Wellington, Nov. 30 (*Reuter*), *Scm Post*, Dec. 1, 1975.

註⑧ Wellington, Nov. 30 (*UPI*), *China Post*, Dec. 1, 1975.

六十四年十二月廿五日完稿

## 二 黎巴嫩的政治特色

在阿拉伯世界中，黎巴嫩是唯一特殊的國家，它的社會組織型態，是由多元文化與二元宗教所組成，而不像其他阿拉伯國家完全或至少絕大多數是伊斯蘭教。因此黎巴嫩的政治元素是極為複雜的，政治情勢亦是經常呈現不穩定的狀態。

黎巴嫩人口約計三百二十萬。當一九四三年獨立時，基督教徒與伊斯蘭教徒人數的比例是六比五，政治上的權利之分配，亦是根據這個比例為基礎。

這項分配規定，總統由保守派基督教徒(Maronite Christian)擔任，內閣總理由正統派伊斯蘭教徒(Sunni Moslem)擔任，國會議長則由什葉派伊斯蘭教徒(Sh'i Moslem)擔任。③

一九四一年，法國宣佈結束對黎巴嫩的托管權之後，黎巴嫩領袖階層爲了謀求政治上的和諧，相互間曾經達成了一項「國民公約」(National Covenant)，這項公約重點在於政治生存上的兩大特色：第一是伊斯蘭教承認基督教得保持其原有西方文化與宗教上的聯繫，因之黎巴嫩及人民不得在任何壓力下與四週的阿拉伯國家相合併；第二是基督教亦承認伊斯蘭教與阿拉伯世界的宗教與文化之不可分性。黎巴嫩政府亦不得採取任何過於接近西方的政策。

由于這項公約的束縛，使黎巴嫩在阿拉伯與西方國家之間，保持一種溫和的政策，所以在過去的四次中東戰爭中，黎巴嫩一直都在極力避免捲入漩渦之中。

但這種溫和政策，却引起了阿拉伯鄰邦的指責，以及黎巴嫩內部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憤懣。再加上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在黎境的勢力不斷擴張，使黎巴嫩的情勢愈益險惡。

### 三 內戰的經過及影響

十七年以來，黎巴嫩已經發生了三次內戰。

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八年。是年埃及與敘利亞合併成爲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阿聯)之後，納瑟更利用黎巴嫩的阿拉伯民族主義份子，鼓吹黎巴嫩成爲阿聯之一員，於是，激起了黎巴嫩右派基督教的反對，結果發生了戰爭。幸而美國應黎巴嫩政府邀請，立即派遣地中海第六艦隊登陸貝魯特，戰爭就此終了。

第二次是在一九六九年。這次戰爭導源於巴勒斯坦游擊隊，當巴游在約旦發動叛亂被胡笙國王擊敗後，其殘餘部隊逃入黎境南部邊區。黎巴嫩右派基督教唯恐巴游襲擊以色列而引起報復行動，使黎巴嫩遭受池魚之殃；同時更畏懼巴游「國中之國」(A nation within a nation)的實現，因之與巴游觸發一場激戰，大有不可抑制之勢。幸賴埃及出面調停，終於一九六九年達成「開羅協定」，戰爭隨告中止。

第三次就是今日貝魯特市區的戰爭。這次戰爭是從今年四月開端。起初在黎巴嫩中部扎赫爾(Zahle)城市進行，繼而蔓延到北部大城市的里玻利

(Tripoli)與茲哈他(Zgharta)地區，最後擴至貝魯特市區，包括外僑居住區域及市中心的銀行與商業鬧區。

這次戰爭，歷時八閱月，先後停火達十五次之多，但始終未能奏效，迄今戰鬥仍在持續之中。

在這次敵對兩派「自殺性」內戰中，除了無辜百姓遭受了空前的塗炭之外，國家所遭到的財物損失，更是無法估計的。

這次戰爭，曾經迫使兩位內閣總理辭職，第一位是蘇爾(Rashid Solh)；第二位是軍人內閣，在利費將軍(Gen. Rifai)就任總理僅廿四小時後即行辭職。

卡拉米(Rashid Karami)臨危受命，在七月間組成一個六人「全國團結內閣」(National reconciliation Cabinet)，其中一位著名閣員是前總統夏蒙(Camille Chamoun)，他是代表最大的基督教的派的(Maronite Christians)。卡拉米總理曾經九度組閣，是歷任內閣中最爲突出的人物，亦是打破歷任組閣次數紀錄第一人。茲值憂患重重之際，卡拉米正瀕臨極爲嚴重的考驗！

昔日有「中東巴黎」之稱，而在中東享有國際貿易與金融中心盛名的貝魯特，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座死城，其經濟，建築物，工廠及生產的損失，估計逾五十七億美元之巨。<sup>④</sup>

在商業方面，約有五十多家設在貝魯特的中東總公司均已停止營業，並全部遷往希臘的雅典。這些總公司屬於英、美、西德、法、日等國所有，都擁有極雄厚的資本。<sup>⑤</sup>

此外，富有的阿拉伯石油國家，多年來，一向在貝魯特設有票據交換所(Clearing House)，使貝魯特亦成爲一個中東金融總樞紐，但如今這些石油國家已將它們的金錢和帳戶撤回了。<sup>⑥</sup>

貝魯特現在已經失掉它在東中東長久所建立之財政中心的地位，如果戰爭中止，至少在未來的兩年裏不易恢復原狀。否則，貝魯特恐將遭受全面的毀壞！

### 四 內戰的主要因素

貝魯特的戰況，愈演愈厲，而敵對雙方所使用的武器，更是令人驚訝的。他們不只攜帶手槍和步槍，而且使用戰車從事重武器戰爭。

這場戰役的本質是極為複雜的。它含有左派與右派，基督教對伊斯蘭教，貧窮對富有者及政治權力鬥爭的多種因素，同時亦受到外來干擾的影響。

左派與右派：我們知道在世界任何角落中，左派與右派的敵對是必然的，而黎巴嫩的左右派鬥爭更是格外的激烈。代表民族主義者及進步社會主義者兩黨（Nationalist and Progressive Socialist Parties）的賈布來特（Kamal Jumbat）。不過是一名最小的德魯茲派伊斯蘭教徒（Druzes Moslem），傾向於進步的左傾路線。但極右派的法郎黨（Phalangist Party）領袖季瑪葉（Pierre Gemayel），却是基督教派中絕大多數的馬龍尼派（Maronite Christian）領袖，他堅決主張採取親西方路線，不與任何左派相妥協。這兩派的敵對行動，導致了今日黎巴嫩三十年來未有的流血大慘劇！

基督教對伊斯蘭教：在黎巴嫩，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固然互有衝突；但在基本信仰上兩者同屬一神教傳統，絕不像在印度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的極大仇恨。因為前者屬於多神教，而後者則純為一神教。矧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有時在政治上是互相合作無間的。例如：黎巴嫩內閣陣容，一向由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各派組成的；尤為顯明的，兩位著名的伊斯蘭教政治領袖——現任總理拉米（Rashid Karami）及前總理薩拉姆（Saeb Salam）——與基督教民族集團（National Bloc）領袖愛迪（Raymond Ede）合組溫和的「三角同盟」（Tripartite Alliance），來對付極右派政黨包括基督教的法朗黨及民族自由黨（Phalangist and National Liberal Parties），以及極左派伊斯蘭教的進步社會主義者黨及民族主義者各黨（Progressive Socialist Nationalist Parties）。這些足以證明造成這次內戰的主要因素，是政治性大於宗教性的。

貧者對富者：黎巴嫩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社會的人數雖相差無多，但貧富却屬懸殊。貝魯特是中東金融和商業的中心，基督教徒承襲古腓尼基人的傳統，善於經營商業，所有貝魯特的工商企業和銀行界，幾乎完全操在基督教徒手中；相反地，伊斯蘭教徒大多是勞動階級，過着貧苦的生活。這樣黎巴嫩就變成了兩個貧富不均的社會；再加上勞動階級受到社會主義潮流的感染

，自難忍受在資本主義下的種種壓榨了。因此，勞資雙方的鴻溝愈陷愈深，進而導致了黎巴嫩的大屠殺結局！

政治權力鬥爭：依照一九四三年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所達成的「國民公約」協議，黎巴嫩國會中席位的比例是六比五。此項比例係根據一九三二年的人口調查結果而定。依此協議，黎巴嫩總統應由基督教人士擔任，總理及議長職務各由伊斯蘭教兩派人士擔任。但近數年來伊斯蘭教人口劇增，到目前為止，其人數已佔黎巴嫩全國人口百分之六十，反居多數的地位。正因此之故，極左派的社會主義者及民族主義者領袖賈布來特（Jumbat）堅持修改憲法，改革現行權力及重行分配議會席數。倘此一要求被極右派的法郎黨領袖季瑪葉（Gemayel）拒絕，賈布來特則將繼續訴諸武力。但伊斯蘭教的溫和派領袖階層，如總理卡拉米及前總理薩拉姆等則主張採取溫和政策，以達成改革政治經濟之目的。極右派領袖階層却認為，基督教徒至少在阿拉伯國家中之一的黎巴嫩，仍然居於多數地位，故對極左派所提出的要求嚴加拒絕，彼並不反對改革黎巴嫩的現行政治問題，但須俟內戰停息以後，再由各黨之間從長計議一切改革主張。此一主張已獲黎巴嫩總統佛朗吉葉的支持。此外，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內部，都產生了許多派系，各該派系之首腦往往利用特權，來建立對其個人效忠的「民兵」（Militia），而這些私有民兵的實力，幾乎等於黎巴嫩正規軍的四倍。（按：目前黎國兵力約有一萬八千人）所以黎國總理卡拉米公開表示，要想停止戰亂，非徹底解除這些私人擁有的「民兵」不可。他更感慨地說，「我敢說黎巴嫩的人民絕大多數痛恨互相殘殺，而只有極少數的野心家唯恐天下不亂而已。」

巴游的介入：巴勒斯坦游擊勢力的介入，已使左派的作戰力量大增，這是黎巴嫩內戰的主要外在因素。黎國境內約有卅萬巴勒斯坦難民，而在十五個難民營中都潛伏着巴游份子。由於他們持有火箭及各種鋒利武器，在平時對黎巴嫩的安全就構成了很大的威脅，在戰時更助長了叛亂的氣焰。其實巴游介入黎巴嫩內戰的目的，並不是存有領土的野心，而是專為打擊右派的勢力。它們唯恐右派基督教重獲黎巴嫩政治與軍事的控制權，而使巴游藉黎境攻擊以色列的基地逐漸縮小了。同樣地，右派的基督教徒亦深恐居住在黎境的巴勒斯坦難民（約佔全國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再加上約有一萬二千名裝備良好的巴游武力，隨時對黎巴嫩領土主權構成嚴重的威脅。

蘇俄的背景：這次黎巴嫩內戰顯然有蘇俄的背景。莫斯科方面不但給予黎巴嫩左派民兵默許的支持，亦可能暗中煽動敘利亞對黎巴嫩的侵略。莫斯科這樣做，對其本身是沒有任何損失的。倘若右翼基督教阿拉伯人被擊敗，黎巴嫩將會出現一個狂熱的左翼伊斯蘭教政權，莫斯科則可坐收漁利。⑦另一方面，由於受到華盛頓促成一項西奈臨時和平協定的刺激，莫斯科企圖在以色列北邊的兩個阿拉伯國家之內（指黎巴嫩和敘利亞而言），顯露其實力的存在；更由於埃及逐漸趨向於親西方的立場，以及美埃兩國關係的逐漸親善，使莫斯科發覺其中東的影響力已在迅速地降落。而黎巴嫩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衝突，也恰好給予克里姆林宮一個最好的機會，使黎巴嫩逐漸納入莫斯科的勢力範圍之內。莫斯科更透過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關係，給予左傾叛亂份子武器與財政上的援助，以加強其在黎巴嫩內戰中所扮演的幕後角色。黎國內戰所導致經濟結構的解體，而從中獲取利益最大者厥為蘇俄。

## 五 黎巴嫩的調解過程

自從七月卡拉米組成「救亡」內閣之後，曾經多方尋求解決黎巴嫩內亂問題，其間雖屢次達成停火協議，但屢次遭受了破壞。

今年七月間，敘利亞總統阿薩德首次應邀調停黎巴嫩內戰，當時指派副總理兼外長卡達姆前往貝魯特負責調停，結果促成了第一次停火協議。但不久停火遭受破壞，卡達姆旋於九月再度赴貝魯特，經過五日之斡旋，又達成第二次停火協議。

接着，卡拉米總理九月廿四日宣布，組成一個廿人的「國家協調委員會」(National Reconciliation Committee)，該委員會包括各黨派及各宗教首腦，主要有：國會議長阿塞德，總理卡拉米，內政部長夏蒙，前總理薩拉姆及雅菲二人，基督教極右派首領季瑪葉，伊斯蘭教極左派首領賈布來特及黎巴嫩共產黨代表等。這項行動是依照敘外長的建議而產生的。

該委員會組成的主要目的，是在協調各黨派之間的歧見，並設法解除黎巴嫩的內戰，以期早日恢復昔日繁榮的都會——貝魯特。

當會議開始時，兩個敵對派的領袖就展開了激烈的舌戰，極左派的賈布

來特提出了立即改變制度的要求。他呼籲修改憲法及改變目前的選舉法，以應付時代的實際需要。溫和派領袖前總理薩拉姆亦在會議中，提出了修改憲法的重要建議。

極右派的季瑪葉則反對賈布來特的要求，而且呼籲保留目前的政治制度。他指出一切改革只能從社會的水平着手；更強調黎巴嫩絕不能變成一個共產黨或社會主義者的國家。

黎國總理卡拉米在會議結束時，曾表示會議初步結果達成了三點協議：⑧

——重建法律與秩序，以復蘇國家的命運。

——堅持黎巴嫩共存的定則，並強調國家生存及人民團結的重要性。

——繼續研討有關政治、社會及經濟各方面應與應舉的措施。

儘管會議獲致了上項的結果，可是當事的兩大敵對派並未有誠意接納此項協議，於是，停火迭被破壞，貝魯特的巷戰更變本加厲了。

阿拉伯國家溫和派的領袖們，鑒於黎巴嫩內戰的愈益嚴重，而對阿拉伯人的自相殘害，不僅破壞了其本身立國的根基，同時亦損害了整個阿拉伯人的團結。因此，他們曾向阿拉伯聯盟(The Arab League)建議召開緊急會議，以共商謀求解決黎巴嫩內戰的有效方法。阿盟遂於十月十五日在開羅舉行阿拉伯外長會議，但由於敘利亞、利比亞及巴解組織拒絕與會，使會議終歸罔效。

在十一月十二日內閣會議中，卡拉米總理同意接受一項透過法國外交途徑，尋求解決黎巴嫩的內戰。這項提議是由黎巴嫩總統佛朗吉葉發起的。

前法國總理莫維禮(Cowrye Murville)曾以法國總統的特使身份，應邀於十一月廿日抵達貝魯特訪問，經過兩週的停調，顯然獲得了頗為成功的結果。

黎巴嫩總統與總理之間已達成一項新的協議，這項協議包括四個主要計劃，以結束八個月的內戰：⑩

——促成敵對政治領袖之間的協調一致。

——擴大現行六人內閣，增添包括各政黨及各宗教在內的新閣員。

——促進政治、社會及經濟各方面的改革。

——政府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進行新的談判，促巴游份子尊重黎巴嫩的主權

雖然達成了上項的新協議，但是貝魯特的混亂情勢仍未稍戢，而綁架及搶掠情事，亦在不斷地發生之中。

在十二月七日的激戰中，傷亡人數已逾一百名，其中包括負有重傷的蘇俄大使館祕書馬地魯斯（Robert Mardirousian），這是八個月內戰以來最激烈一次戰鬥。自十二月八日起至十四日止，已有五百五十人死亡，八百人受傷，而死亡總數將近五千五百名，負傷的約一萬一千五百名。

目前戰爭，已從貝魯特市區轉移到郊區海濱豪華飯店大廈，而且蔓延到特利波里（Tripoli）及扎勒（Zahleh）郊區之中。

## 六 未來的可能演變

一般認為，這次黎巴嫩內戰，粹純是一場宗教戰爭，甚至形容為新的十字軍之戰，因為戰爭的主流是來自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其實不然，儘管這場戰爭含有宗教的彩色，但並不能構成宗教戰爭，更談不到所謂「新十字軍」戰爭。這是因為：左派的社會主義者領袖賈布來特不是屬於正統伊斯蘭教派，而只是一個最小的德魯茲派回教徒（A Druze Moslem），所以不能亦不够資格代表絕大多數的回教徒。他的政治主張是實行社會主義，並從速改革政治，經濟及社會的現行制度；右派的基督教領袖季瑪葉，亦不能代表基督教中的溫和派發言。他是傾向西方的資本主義路線，堅決反對黎巴嫩走入社會主義或共黨主義路線。他贊同改革黎巴嫩的現行制度，但必須等待內戰停息後再行實施，這與左派的從速改革現行政治制度大相逕庭。顯示兩派系間的鬥爭，至少是政治大過宗教性的。

由此看來，要想解決黎巴嫩的戰亂，非從改革政治着手不可。對於此點，黎巴嫩總統佛朗吉葉與總理卡拉米業於十一月卅日達成一項新的協議（見上文），但此項協議仍未能約束兩個敵對派系的首領，故多次的停火一直未能奏效。

現在有跡象顯示，黎巴嫩戰局有解決的新曙光。由于極右派法郎吉黨領袖季瑪葉最近曾前往大馬士革與阿薩德總統會談，該黨人士們對這項會談表示非常樂觀，這項會談是由敘總統阿薩德親自安排的，所以季瑪葉的訪問大

馬士革，是具有特殊的意義。這項訪問，一方面是由敘利亞所主動的；另一方面，敘利亞有意對黎巴嫩的左翼黨派及巴游份子施加壓力，以促成兩敵對派系之間政治上的妥協。<sup>①①</sup>

繼季瑪葉之後，有三位回教政治領袖應邀前往大馬士革訪問，其中包括曾任內閣總理的雅非（Abdullah Yafif）、塔基定·蘇爾（Takiaddin Solh）及拉希德·蘇爾（Rashid Solh）。他們都是屬於回教正統派的核心人物。<sup>①②</sup>

阿薩德急于主動調停黎巴嫩的內亂，其主要目的不外：一、加強敘利亞復興黨政府對黎巴嫩政府的影響力。二、提高敘利亞在阿拉伯世界中的政治地位。三、消除以色列對黎巴嫩內戰的竊笑，並防止以色列趁機入侵黎巴嫩的企圖。

卡拉米總理最近展開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動。西方政論家認為，黎巴嫩將進入一個新的政治形勢，這項形勢在法國與敘利亞共同保證下，將導致結束卅二年的黎巴嫩「第一共和」，而建立一個新的「第二共和」的前驅。<sup>①③</sup>

卡拉米的這項新政治構想，顯然受了法國特使莫維禮的影響，他在貝魯特停留兩週期間，結果使這位伊斯蘭教總理與基督教總統佛朗吉葉達成結束內戰的協議。

卡拉米曾要求巴解組織首領阿拉發特與黎政府會談，使其對黎巴嫩主權的尊重。他亦邀請左右兩派首腦，共同商討擴大六人內閣的基礎，使所有參加內戰的各方代表都有機會入閣。

這兩項步驟，厥為憲法改革的首要事物。這些改革對於權力的重行分配，以及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信徒們的公職均等各項問題，都是不可缺少的。

目前黎巴嫩的政治制度，是將總統職位，國會及陸軍職權，完全交給僅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四十的少數基督教徒之手。無疑地，這對現在轉為多數的伊斯蘭教徒來說是極大的挑戰。

## 七 結論

基於上述情形，無論從主觀或客觀分析，我們有理由相信黎巴嫩內戰不會拖得很久，而事實上雙方已到了精疲力盡地步。筆者舉出下列的四點理由

作為本文的結論：

第一、敵對的左右兩派系，經過八個月來的血戰，雙方深感途窮幕歸。倘若以其有限的人力和武器，來支撐長久的戰鬥，實是不可能的事。而況國家損失慘重，人民生活計殆危，長此以往，絕不容許再作患國殃民之叛亂。卡拉米內閣現已採取鐵腕手段，下令陸軍及保安部隊控制貝魯特市區的戰略建築物，以制止兩派槍手利用這些大建築物作為根據地。過去卡拉米總理遲遲未能採取軍事行動，乃因唯恐左派份子誤認政府有袒護右派之嫌。

第二、不容否認的，助長這次暴亂的動力是巴勒斯坦游擊隊。現在巴勒斯坦游擊隊首領們對捲入黎巴嫩內戰，顯然有後悔之意。他們認為，<sup>⑭</sup>以武器供應且有時指揮左派武裝份子作戰，無非徒使以色列坐收漁翁之利。巴游在過去五年曾試圖推翻胡笙國王而慘遭敗北之後，如今其在黎巴嫩境內任意活動，亦被指控有同樣地攫取政權的企圖。而況巴游亦承認，黎巴嫩叛亂的結果，已使其對以色列作戰陷於泥淖。

這項談論是引述一名巴解組織發言人納夏什比(Nashashibi)對記者的回答。這名從事四十年經驗的好戰者供認，當四月黎巴嫩內戰觸發時，「我們未曾料到演變到今日的惡劣局面。」他亦承認黎巴嫩暴亂是一場「危險的派系戰爭」，它已使巴游在對抗以色列聖戰中「耗盡了我們的力量。」<sup>⑮</sup>

第三、敘利亞最近在外交上贏得了若干的勝利，其中最顯著的是促使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一項由四個不結盟國家提出的議案，這項決議同意延長聯合國和平部隊駐紮戈蘭高地六個月的限期，同時亦同意邀請巴解組織參加明年一月十二日安理會集會辯論中東和平問題。

敘利亞為了保持這項成果，一方面要增強巴解組織溫和派阿拉法特的領導權，使其在未來的中東和平談判中站穩腳步；另一方面，更要設法停止黎巴嫩內亂。為了達此目的，敘利亞外長卡達姆十二月十五日又三度前往貝魯特訪問，試圖尋求一項長久性的休戰協議。

第四、以色列對於敘利亞早已提出警告，倘若敘利亞入侵黎巴嫩，以色列絕不能坐視。顯示以色列隨時有干預黎巴嫩內戰的可能。

黎巴嫩總理卡拉米最近突然宣佈說，<sup>⑯</sup>以色列「正在準備以援救陷入戰鬥中的貝魯特市區的少數猶太人為藉口」而入侵黎巴嫩。他呼籲各大國特別

是美國，以及聯合國安理會理事國設法阻止以色列發動這項攻擊的「準備」。

這項消息，是根據以色列一家廣播電台的報導：「以色列陸軍參謀本部與住宅及宗教事務部長合作，共同擬訂該項準備攻擊黎巴嫩的計劃。」

總之，黎巴嫩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為了防止外患，救亡圖存，絕不會讓這些少數派系間政客們，任意煽動這個連續不停的戰禍。我們知道黎巴嫩有悠久文化的傳統，人民有愛好和平自由的精神，更有其開明的領袖人物，在這種種有利的形勢下，深信黎巴嫩必能重新振作起來，恢復昔日的康樂繁榮的社會！

註⑭ Beirut Dec. 14, 1975 (UPI, AP, REUTERS)

註⑮ The Guardian, Nov. 24, 1975 From John Andrews, Beirut,

註⑯ 國會中共有九十九席，基督教分配五十四席，伊斯蘭教四十五席。

註⑰ The Japan Times, Editorial Nov. 12, 1975

註⑱ Intelligence Digest, Weekly Review, Nov. 12, 1975

註⑲ Ibid

註⑳ Intelligence Digest, Weekly Review, Oct. 8, 1975

註㉑ Intelligence Digest, Weekly Review, Oct. 22, 1975

註㉒ The Arab World Weekly, Beirut Sep. 27, 1975

註㉓ Beirut, Nov. 30, 1975 (UPI)

註㉔ The Guardian, From John Andrews, Beirut, Dec. 7 1975

註㉕ Ibid

註㉖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 2, 1975. Preparations Seen

For New Lebanon Regime.

註㉗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26, 1975 by Jonathan

C. Randal.

註㉘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 8 (OFNS) by Joseph

Titchett-Beruit 'Lebanon Peace: New-Hopes.

註㉙ Beirut, Dec. 16, 1975 (AP)